

古典江南自带一种“抗体”，对话著名诗人欧阳江河—— 如何成就新江南诗风

本报记者 宋浩

今年，第五届江南诗歌奖在浙江嘉善的姚庄镇举行。
从地理意义上来看，嘉善是一座地处江南核心的小城。

位于浙江最东北，往东一点是上海青浦，往北一点就是苏州吴江。这里有西塘古镇，以江南古镇的美征服了世界，好莱坞电影也来取景；这里也有立讯精密、富士康、优衣库等国际知名的企业，全世界的iPhone手表，每三块里就有一块来自嘉善。

置身这么一座典型的江南小城，本届诗歌奖评委、著名诗人、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欧阳江河接受了潮新闻记者专访，谈了谈他眼中的江南和江南的诗。

一种关注



宋浩

做一个记录者

视觉中国供图

1

欧阳江河对江南一点也不陌生。晋代张翰的“莼鲈之思”，承载了他对江南之美的诗意想象。张翰在洛阳做官，秋风起时，想念故乡江南的莼羹、鲈脍，决然归乡，这是属于江南的诗意。

在欧阳江河看来，江南诗的写作有一个非常漫长的传统，这个传统太强大，对我们的生活、写作、审美产生了太大的影响。说到美，总是要提到江南，实在太美、太优雅了！

“在这种美和优雅之外，再加一点自己的东西：比如说一点童年记忆，一点怀古之思，一点儿爱情，一点儿远方……加一点个人自传式的成分。最终形成的，就是一种高雅的、风格化的东西。但这种东西可能会少了点决绝、少了点悲壮和崇高，可能对原创有一种破坏性。”

欧阳江河说，江南诗滋养了我们几千年，是文明的一个核心——中华文明之所以优雅而美，灵魂就在江南。而边关、塞外都成了江南的对照——正如另一位评委、鲁迅文学奖得主沈苇提到，他在西北生活，西北风景秀丽的地方，就被称为“塞外江南”。

这是江南诗最牛的地方，也是江南诗需要注意和警惕的地方。

2

“烟雨蒙蒙、碧水荡漾、春风柳色……江南保持了古典传统，成为一种乡愁，一种还乡，成为我们要珍藏的、要保护的，让它远离机器文明、AI、金钱、市场、商业、国际性等这一切。”

但是欧阳江河担心江南诗歌的美会越来越旧，“越来越成为一种文人趣味。这种纯粹的审美趣味可能是一种退化，因为它就像一种天然的抗体，这种抗体不允许现代机器文明的侵略。”

大交通、大生产、大商业、AI……要进入“江南”，会遇上一种阻力。

而现实是，江南的杭州反而是AI、数字科技发展最迅猛、最现代的，上海、宁波的港口吞吐、航海运输，还有以义乌为代表的商品国际化……这些是不是江南诗歌必须触及、考虑和处理的东西呢？

是。

但这些东西能不能融入我们所讲的“江南的美”？古典传统的方法，能够处理当下“新江南”这么宽广的语境吗？

挡是挡不住的。

今天的诗人要面对的，是如何处理这个两难？

3

本届首奖得主，生于苏州的刘立杆早早成名，随着岁月的流逝，原先的先锋性逐渐转换为一种调度从容的优雅。相比较那个古典、传统的江南，他身上更多是“新江南”的东西。

张慧君生于襄阳，北京大学医学博士。在欧阳江河看来，组诗《爱这个世界》是一曲爱的雅歌和变奏，如叶芝所言“把诅咒变成葡萄园”。她的诗中有一种凝神注视的气势，从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都酣畅淋漓，还有一种决绝，借助于她作为年轻人、女诗人的敏感，借助于她曾从事的医学职业。

“你说这来自北方也好（张慧君生活在北京）——我认为更多不是来自北方，而是来自比如现代医学，来自现代性。”

津渡和牧斯的作品之所以打动欧阳江河，是传承了古典传统江南美学的一唱三叹。

牧斯的密度感很好，他的组诗《十甘庵山乡》主题涉及当代的乡村生活与风俗，舒缓的语调，提升了内心最深处的情感，体现当代人的复杂精神。在牧斯的笔下，他把对江南的理解深入到日常经验和自我意识里面。

津渡的跳跃性强，组诗《在昆虫的世界里》在对自然的虔诚中，有一种恬淡、雅致和通透的气质，同时又有结构上独特的运营。

津渡和牧斯，无论身在何地，都活在自己的江南——把个体的经验变成一种内心精神性的关照以后，投射到所生活的江南和传统的江南，加以对照后形成的一种诗意。

不同的江南，不同的书写，不断在延伸江南的内涵。

“四位诗人都让我非常感动，带着对江南诗歌的贡献和开阔，来到这里。”欧阳江河说，“首奖最后给了刘立杆，但我觉得他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得首奖，谁得首奖都有理由。”

“

这就是初夏
一种甜蜜的发酵
一头母牛与我
在乡间，小路上
构成了世界平衡的
方程式。

——摘自津渡《初夏的散步》

”

“

她捧着一大把
雏菊和满天星回来了。
房子里也铺满了
月季和牡丹，
节日一般盛大。

——摘自牧斯《母亲》

”

“

你的诗作是我的
心灵安慰之地。这个
漫长夏日我叹息于
天资才情有限，甘愿
变成微不足道
的一棵山麦冬，一棵
香丝草，或一棵
狗尾草……

——张慧君《致敬莎朗·奥兹》

”